

红两岸的乌桕树，枫树，银杏，
红艳的社社后的深林，稻田雪
的象，那一种洁净沉寂，欢欣干燥
也感觉得

人生漫语丛书

笑骂

XIAOMARENSHENGXIYU

梁实秋 周作人等 / 著
张树武 / 选编

人生嘻语

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，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，公然纳妾，公然“吊膀子”。我不是说，因为男子嫖妓，女子便该偷汉；也不是说，因为老爷有姨太太，太太便该有姨老爷。我说的是，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，犯的是同等的罪恶；老爷纳妾，与太太偷人，犯的还是同等的罪恶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太阳会，风一刮，天上的锦云，
 富春江的则生了几分热力，但一碧的
 上的锦云，都被吹到东海里去了，太阳会，几口西北风一刮，
 九，但一碧的蓝天，却开了笑口，富春江
 几，但一碧的蓝天，却开了笑口，富春江
 几，但一碧的蓝天，却开了笑口，富春江

上的阴云，都被吹到东边去了，太阳露，几口西北风，
力，但一碧的长空，却开了笑口，富春江
力，但一碧的长空，开了笑口，富春江的则诞生了几口热力，但一碧的长空，却开了笑口，富春江
，枫树，摇曳着许多病叶，显出了更疏更
，枫树，摇曳着许多病叶，显出了更疏更
，枫树，摇曳着许多病叶，显出了更疏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笑骂人生嘻语/梁实秋等著;张树武选编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95. 3 (2006. 6 重印)

(人生漫语丛书)

ISBN 7-80528-956-5

I. 笑... II. ①梁... ②张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6175 号

笑骂人生嘻语 (1-3 卷)

梁实秋 等著

张树武 选编

责任编辑: 王尔立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8.5 印张 285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定价: 87.00 元 (全三册)

ISBN 7-80528-956-5

目 录

周钢鸣（文一篇）



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，有时作兴也吃一次青菜豆腐，穿惯了绮罗的小姐，有时也换上一套粗布蓝衫，甚至有时他们也来提倡一套“素食养身”，“布衣救国”的运动。但他们骨子里并不是真为了简朴，而是有钱和有闲。

贫穷何颂 (183)

叶圣陶（文两篇）



秦始皇的时代，两个人在路上碰见了，停了步谈一句两句话，就犯死罪，谈的什么话是不问的。后来虽然没有这样干脆、



笑骂人生嘻语(中卷)

简单的法令，但是一方面有示范作式的教条，教训人谈话应该怎样谈；另一方面又有多少多少条的律文，禁止人谈话不许怎样谈。在这双方夹迫之下，哪里还有“自由谈”？

“怎么能……” (187)

“今天天气好呵！” (19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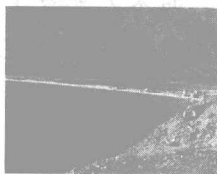
周建人 (文一篇)



有一天一位同事给我看广东供食用的二种昆虫。其中之一为甲虫，名曰龙虱。它是一种黑色带绿的甲虫，光亮的背脊，胖胖的最前的一对脚，很引人注意的。它的前肢为什么胖胖的呢，研究生物学的人都知道：那里有一对吸盘吸住他的异性死不放。

论求婚 (192)

俞平伯 (文一篇)



人生也不过如此。变来变去，看来看去，总不出这几个花头。男的爱女的，女的爱小的，小的爱糖，这是一种了。吃窝窝

XIAOMARENSHENGXIYU

头的直想吃大米饭洋白面，而吃饱大米饭洋白面的人偏有时非吃窝头不行，这又是一种了。

中 年 (196)

谢六逸 (文一篇)



这几个月来大家闹着“航空救国”，东也在捐款，西也在捐款，但是捐款的目标，倒是些并没有多少财产的人，上海有无数的“财产过多者”，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肯把收入的房租捐助若干。

中国人的“过多症” (200)

夏丏尊 (文一篇)



俗语说得好，只有“两脚的爷娘不吃，四脚的眠床不吃。”中国人吃的范围之广，真可使他国人为之吃惊。吃西瓜的实，吃鲨鱼的鳍，吃燕子的窠，吃狗，吃乌龟，吃蛇，吃狸猫，吃癞蛤蟆，吃癞头鼋，吃小老鼠。有的或竟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从人身上取得的东西。如果能够，怕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来尝尝哩。



谈 吃 (203)

林语堂 (文十篇)



有一次,几个朋友问他:“林语堂,你是谁?”他回答说:“我也不知道他是谁,只有上帝知道。”又有一次,他说:“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,但是

我以自我矛盾为乐。”他喜爱矛盾。他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了车祸撞伤人。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,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。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,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。

论解嘲 (208)

脸与法治 (211)

论中西画 (212)

冬至之晨杀人记 (215)

坐在椅中 (219)

安卧眠床 (224)

作文六诀 (229)

怎样写“再启” (239)

一团矛盾 (244)

我喜欢同女子讲话 (249)

目 录

郁达夫（文四篇）



这些大少爷们在白天，还要上西湖去逛逛，弄件长衫来穿穿，饿着肚皮而高使着牙签；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去跪着讨饭，而大少爷的架子却不可不摆。至于做匪做强盗呢，却不会，决不会，杭州人并不是没有这个胆量，但杀头的时候要反绑着手去游街示众，与面子有关；最勇敢的杭州人，亦不过做做小窃而已。

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(253)

杭州人 (260)

说模仿 (262)

就家字来说 (263)

李长之（文一篇）



愚妄者多半不自知为愚妄，因而愿意立在一切聪明者之上，越玄妙而隐约的东西，他们越爱好，因为在其中可以藏身，而且自己既不明白，当然无人明白，无人明白，不就是最高的了吗？越愚妄的人越爱最需要聪明的人去领悟的东西，所以有许多人读《庄子》、



《老子》、《易经》和佛典。

愚妄者的脸谱 (266)

曹聚仁 (文一篇)



祸患到来的时候，亲戚故旧远嫌避祸的，本来也很多。但就儒家的节气来说，远嫌避祸，也是不应该的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假使人人偷巧躲避为得计，那么，中国读书人，要个个都变成“汉奸”了！“礼仪廉耻”之说方兴，我愿国人注重“耻”字，就该把“节操”比一切都看重些。

节 操 (270)

川 岛 (文一篇)



妓女用姜末来搽眼睛，诗人们则把眼泪搽在玫瑰花上；如果哭不是好事，我想诗人与妓女决不会这样的吧。姑娘们的泪洒在地上便长出花来，皇后们的泪涂在竹上就生了花纹，聪明伶俐的诗入当然该把泪搽来搽去的搽了。

哭 (273)

目 录

老 舍 (文六篇)



我读书读得很快，而不记住。书要都叫我记住，还要书于吗？书应该记住自己。对我，最讨厌的发问是：“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？”

“那句书是怎么来着？”我永远不回答这样的考问，即使我记得。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，管你这一套！

自传难写	(276)
新年醉话	(278)
小 病	(280)
写 字	(283)
读 书	(286)
相 片	(289)

施蛰存 (文一篇)



我们应当把笑与喜悦的关系分开，至少应当让它们疏远一点。生物学家也告诉过我们，笑只是一种对于衰疲的生理反应，当我们的肌肉衰



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笑一笑，正如我们可以伸一个懒腰一样。

独 笑 (295)

周作人（文八篇）



人的肉体明明是一整个而吾乡的贤人必强分割之为上下身——大约是以肚脐为界。上下本是方向，没有什么不对，但他们在这里又应用了

大义名分的大道理，于是上下变而为尊卑，邪正，净不净之分了：上身是体面绅士，下身是“该办的”下流社会。

恋爱解	(299)
上下身	(301)
闭门读书论	(303)
中 年	(306)
文盲问题	(309)
关于写文章	(310)
关于孟母	(313)
爆 竹	(317)

刘思慕 (文一篇)



阿 Q 一般认为外国好的东西，中国“古已有之”。比方说科学吧，中国古已有之，“庄子齐物之论便可与现代科学相印证，使理益彰而意益明”。公式二：一般认为中国坏的东西，外国也有，甚至是一般难免的现象，所以旧事鸿铭，对洋朋友为他背后拖的大辫子辩护说：“我的辫子是一种装饰品，犹如你们西方人的领带一样。”

向大海投石 (320)

臧克家 (文一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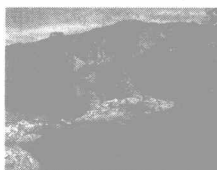


干什么的就得有干什么的那一套，做官的就得有个官样子。在前清，做了官，就得迈“四方步”，开“厅房腔”，这一套不练习好，官味就不够，官做得再好，总不能不算是缺陷的美。于今时代虽然不同了，但这一套也还没有落伍，“厅房腔”进化成了新式“官腔”，因为“官”要是和平常人一样的说“人”话，打“人腔”，就失其所以为“官”了。

官 (323)



丰子恺 (文四篇)



从前听人说：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：拿筷子博士、吹煤头纸博士、吃瓜子博士。我以为中国人的三种博士才能

中，咬瓜子的才能最可叹佩。常见闲散的少爷们，一只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，一只手握着一把瓜子，且吸且咬，且咬且吃，且吃且谈，且谈且笑。从容自由，真是“交关写意！”

吃瓜子 (328)

车厢社会 (335)

实行的悲哀 (341)

口中剿匪记 (34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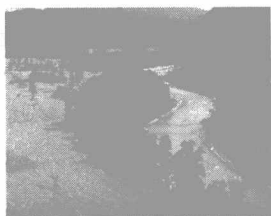
赵树理 (文一篇)



“五日一山十日一水”的国画，雪中寻梅闲坐驴背的国诗，走笔比钟表上的指针不很快的国书，捉麻雀式的太极拳，半点钟落一子的围棋……其中趣味，大非局外人所得悉，无以名之，姑名曰“雅”。

“雅”的末运 (348)

柯 灵 (文一篇)



打仗以前他爱国，因为爱国可以做官；打仗以后他通敌，因为通敌可以发财。

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：前后并不矛盾。然而看见熟人，他悄悄地说道：“为的吃饭呀，谁愿意这样做呢。混混而已！”——时机一熟，他还是要“爱国”的。

鬼混哲学 (352)

莫 邪 (文一篇)



从前倪云林雅士，因为不肯替张士信作画，有一天在太湖里被张士信捉了起来，鞭打几死。可是他在被鞭打时，不发一言。有人问他缘故，他说：“一开口就俗了。”不得了，这样的雅士，连性命都不顾，真正少见。然而这样的做作，不也有一些太雅之嫌否？

雅与俗 (354)



李广田 (文两篇)



近来时常听人说,某某人有神经病,某某人发神经之类的话,仿佛这是一个神经病的时代似的。我有一个朋友,就曾经一再地告诉我,

说某某教授是患神经病的,因此我却非常纳闷,一个人既有神经病怎么还能在大学里作教授呢?

空 壳 (357)

说 吃 (360)

(第一) 睡 梦
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

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在梦里,我常常梦见自己

周钢鸣（文一篇）



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，有时作兴也吃一次青菜豆腐，穿惯了绮罗的小姐，有时也换上一套粗布蓝衫，甚至有时他们也来提倡一套“素食养身”，“布衣救国”的运动。但他们骨子里并不是真为了简朴，而是有钱和有闲。

贫穷何颂

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，有时作兴也吃一次青菜豆腐，穿惯了绮罗的小姐，有时也换上一套粗布蓝衫，甚至有时他们也来提倡一套“素食养身”，“布衣救国”的运动。但他们骨子里并不是真为了简朴，而是有钱和有闲，来换一换口味，寻求新奇罢了。但“身穿绮罗”者，仍是身穿绮罗者，肉食之流仍是“酒池肉林”。虽然他们提倡那种“素



“食养身”，“布衣救国”的口号，但拆穿西洋镜，无非是有意骗人，是想叫那些“布衣”、“素食”或“无衣”、“无食”之辈，不要作绮罗的念头，叫他们安分知足，甘心贫苦，免得他的“身穿绮罗”、“口吃山珍”的地位遭人暗算，或给人推倒和抢去。

持着这种论调的人，我们随时都可以碰到的，在教室里，在绅士们华贵的筵席上，在庄严的教堂中，在街头传教师们的嘴边。

读者总还不会忘记吧？那位《贫穷颂》的作者向我们说的话：他把富人跟穷人的“行”“衣”“食”“住”作对比，结论是“贫穷线上的人们，无往而不舒适。”这位作者也许在作反面文章吧？但他所写的确是正面说教，而且是最恶毒撒谎的说教。

首先他提出“行”来，说富人进出拥娇妻美妾，坐汽车，但是他们不知“行”的趣味，而这位作者却是悠然地“从散步中寻出趣味来的。”但那终日奔忙在街头，肩着重负，拖着黄包车塌车在熔热烫脚的柏油马路上，在如火的赤日下，在风雪刺骨的零度下，流着血和汗，拼命地奔跑，他们的趣味，又从何寻到呢？至于富人“行”的趣味多着呢！他不仅搂着娇妻美妾在林荫路上踱方步，他还会在灯红酒绿的舞场上跳，有时也会在地上爬着呢！

至于谈到“衣”，他说富人穿了贵重衣服随时要当心衣服弄脏，结果是被“其衣役，非役其衣”，而布衣寒士则满不在乎，处之泰然。看到这段话，更觉可笑可怜，更看出